

✓ 102123/163

五四以来话剧剧本选

日出

曹禺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出

(四幕話劇)

曹 禺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内 容 說 明

这是作者写于1935年的剧本。它描写1931年到1935年反动統治下的人間地獄生活。作者以憤懣、灰惡、痛苦的心情刻画了蟠据在那个世界上的大大小小魑魅魍魎和受尽凌辱剝削的牺牲者：投机倒把的資本家，卑屈阴暗的銀行秘書，滿口洋文的“博士”，遊手好閑的“面首”，庸俗肉麻的嫖婦，吃賣命飯的打手和陷入泥沼不能自拔的舞女，淪落妓院受尽蹂躪的妓女……，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向人們宣示了那个世界的末日的来到。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新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 61 字数 128,00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7 $\frac{1}{16}$

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000 册

定价 (7) 0.60 元

“天之道其犹張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道德經》七十七章

“上帝就任凭他們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嫉妬、兇杀、爭竞、詭詐、毒恨，……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別人去行。”

——《新約》《羅馬書》第二章

“……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煩躁不安，我不能靜默不言。因为我已經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毀坏的信息連絡不絕。因为全地荒廢。我觀看地，不料地是空虛混沌；我觀看天，天也無光；我觀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搖来搖去；我觀看，不料無人；空中的飛鳥也都躲避。我觀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城邑……都被拆毀。”

——《旧約》《耶利米書》第五章

“……弟兄們……凡有弟兄不按規矩而行，不遵守
從我們所受的教訓，就当远离他。……我們在你們中間
未嘗不按規矩而行，未嘗白吃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
晝夜作工……我們在你們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們說，
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飯。”

——《新約》《帖撒羅尼迦后書》第三章

“……弟兄們，我……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
中間也不可分黨。是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新約》《哥林多前書》第一章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里
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新約》《約翰福音》第八章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
也必復活。……”

——《新約》《約翰福音》第十一章

“我又看見一片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
去了！”

——《新約》《啟示錄》第二十一章

登場人物

陈白露——在××旅館住着一个女人，二十三岁。

方达生——陈白露从前的“朋友”，二十五岁。

張乔治——留学生，三十一岁。

王福升——××旅館的茶房。

潘月亭——大丰銀行經理，五十四岁。

顧八奶奶——一个有錢的孀婦，四十四岁。

李石清——大丰銀行的秘書，四十二岁。

李太太——其妻，三十四岁。

黃省三——大丰銀行的小录事。

黑三——一个地痞。小东西的养父。

胡四——一个遊手好閒的“面首”，二十七岁。

小东西——一个剛到城里不久的女孩子，十五六岁。

第三幕登場人物

翠喜——一个三十左右的老妓女。

小順子——宝和下处的伙計。

小东西——小翠，一个才混事三天的女孩子。

卖报的——一个啞巴。

王福升。

胡四。

黑三。

方达生。

后台的人們

胖子和他的朋友們。

租唱話匣子的。

卖报的。

卖水果的、卖其他各种食物的。

哭着的嬰兒

卖唱的、拉絲絃的。

报花名的伙計。

唱数来宝的乞丐二人。

唱二簧的漂泊汉。

敲梆子的。

欢笑的男女多人。

卖硬面饅頭的。

閉幕前唱“叫齊小亲亲”的艷客。

低声嚶泣的女人。

時間和地点

第一幕 早春，某日晨五时。——在××旅館的一間華麗的休息室內。

第二幕 当日晚五时。——景同第一幕。

第三幕 一星期后晚十一时半。——在三等妓院內。

第四幕 紧接第三幕，翌日晨四时許。——景同第一幕。

第一幕

是××大旅館一間華麗的休息室，正中門通甬道，右——左右以台上演員為準，與觀眾左右相反——通寢室，左通客廳，靠后偏右，開着一片長方形的上半截圓錢狀的大窗戶。因為窗外擠擠地豎立着一所所的大樓，所以雖在白晝，有着寬闊的窗，屋里也嫌过于陰暗。除了在早上斜射過來的日光使這間屋有些光明之外，整天是見不着一綫自然的光亮的。

屋內一切陳設都是畸形的，現代式的：生硬而肤淺，刺激人的好奇心，但并不給人舒適之感。正中立着烟几，圍着它橫着豎着擺着方的、圓的、立體的、圓錐形的小凳和沙發。上面凌亂地放些顏色雜亂的座墊。沿着那不見稜角的窗戶是一條水浪紋的沙發。在左邊有立櫃，食物櫃和一張小几，上面放着些女人臨時用的化妝品。牆上挂着幾張很荒唐的裸體畫片，月份牌和旅館章程。地下零零散散的是報紙、畫報、酒瓶和烟蒂頭。在沙發上，立櫃上擱放許多女人的衣帽，圍巾，手套等物。間或也許有一兩件男人的衣服在里面。食櫃上雜亂地陳列着許多酒瓶、玻璃杯、煖壺、茶碗。右角立一架閱讀燈，燈旁有一張圓形小几，嵌着一層一層的玻璃，放些烟具

和女人爱的零碎东西，如西洋人形，米老鼠之类。

正中悬一架銀耀耀的鐘，指着五点半，是夜色将尽的时候。幕开时，室内只有沙发旁的閱讀灯射出一圈光明。窗前的黃幔幕垂下来，屋内的陈設还看不十分清晰。

緩慢的脚步声由甬道傳进来。正中的門呀地开了一半，陈白露走进来，捻开中間的灯，室内豁然明亮。她穿着極講究的晚礼服，顏色鮮艳，多褶的裙裾和上面的两条粉飄帶，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她髮际插一朵紅花，烏黑的头髮燙成小姑娘似的鬢髻，垂在耳际。她的眼明媚动人，举动伶俐而机警，一种嘲諷的笑总挂在嘴角上。但是她的神色时常露出倦怠和煩厌；这种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种飄泊人特有的性質。她爱生活，她又厌恶生活。她認定自己所習慣的种种生活的方式，是最殘酷的桎梏，使她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也难以逃出自己的环境的網罗。她曾几次試着逃出，但象寓言中那習慣于束縛在金絲籠里的鳥，已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她終于回到自己的丑惡的生活圈子里，而她又不甘心这样活下去。她現在拖着疲乏的步子向台中走。右手盖着嘴，打了个呵欠。

陈白露（走了两步，回首向門）进来吧！（卸下皮包，倚着当中沙发的靠背。蹙着眉，脱下銀色的高跟鞋，快意地揉擦着她的尖瘦的脚。真的，好容易到了家，索性靠在柔懶的沙发上舒展一下）噢！（忽然她发现背后的那个人并没有跟进来。她套上鞋，倏地站起，轉过身，一只腿还跪在沙发上，笑着向着房門）噢！你怎么还不进来呀？

果然，有个人——方达生——进来了。約莫有二十七八岁的光景，臉色不好看，皺着眉，穿一身半旧的西服。不知是疲倦，还是厌恶，他望着房內乱糟糟的陈設，就一言不发地立在房門口。但是陈白露誤会了他的意思，她眼盯住他，看出他是一副惊疑的神色。

陈白露 走进来点！怕什么呀？

方达生 （冷冷地）不怕什么！（忽然不安地）你这屋子没有人吧？

陈白露 （看看四周，故意地）誰知道！（望着他）大概是没有人吧！

方达生 （厌恶地）真讨厌。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人。

陈白露 （有心来难为他，自然也因为他的态度使她不愉快）有人又怎样？住在这个地方还怕人？

方达生 （望望陈白露，又周圍地望望）这几年，你原来住在这么个地方！

陈白露 （挑畔地）怎么，这个地方不好么？

方达生 （慢声）嗯——（不得已地）好！好！

陈白露 （笑着看方达生那样呆呆地失了神）你怎么不脱衣服？

方达生 （突然收斂起来）哦，——衣服？（想不起話）是的，我没有脱，脱衣服。

陈白露 （看他怪好玩的）我知道你没有脱。我問你为什么这样客气，不肯自己脱大衣？

方达生 （找不出理由，有点窘迫）嗯——是不是这屋子有点冷？

陈白露 冷么？我觉得热得很呢。

方达生 （想法躲开她的注意）你看，你大概是沒有关好窗戶吧？

陈白露 （摇头）不会。（走到窗前，拉开幔子，露出那流綫狀的窗戶）你看，关得好好的。（望着窗外，忽然惊喜地）喂，你看！你快来看！

方达生 （不知为什么，慌忙跑到她面前）什么？

陈白露 （用手在窗上的玻璃划一下）你看，霜！霜！怎么，春天来了，还有霜呢。

方达生 （对她没有办法）嗯，奇怪。

陈白露 （兴高采烈地）我頂喜欢霜啦！你記得我小的时候就喜欢霜。你看霜多美，多好看！（孩子似地，忽然指着窗）你看，你看，这个象我么？

方达生 什么？（伸头过去）哪个？

陈白露 （急切地指指点点）我說的是这窗戶上的霜，这一块，（方达生偏看錯了地方）不，这一块，你看，这不是一对眼睛！这高的是鼻子，凹的是嘴，这一片是头髮。（拍着手）你看，这头髮，这头髮簡直就是我！

方达生 （如同一个瞎子）我看不出来。

陈白露 （败兴地）你这个人！还是跟从前一样地别扭，簡直是沒有办法。

方达生 是么？（忽然微笑）今天我看了你一夜晚，就刚才这一点还象从前的你。

陈白露 怎么？

方达生 （露出愉快的颜色）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

陈白露 （方才那一阵的兴奋突然如一陣风吹过去，叹了一口气，很苍老地）达生，我从前有过这么一个时期，是一个快活的孩子么？

方达生 （明白她的心情，鼓励地）只要你肯跟我走，就可以还跟从前一样，快活，自由。

陈白露 （摇头，久经世故地）哼，哪儿有自由？

方达生 你——（看她一眼，不愿说下去，来回踱了两步，停下来环视。）

陈白露 （又恢复平日习惯的那种漠然的态度）又看什么？

方达生 （笑了笑）哦，看你住的地方，很讲究。

陈白露 （明白他的意思，但也不屑解辩，顺手抬起脚边一个靠枕，丢在沙发上，将倒在地上的空酒瓶踢进沙发底下，不在意地）住得过去就是了。（忍不住打了一个呵欠）你累么？

方达生 还好。刚才你一个人同那些人在跳，我一直坐着。

陈白露 你为什么不一起玩玩？

方达生 （冷冷地）我不会跳舞，我看着你这些朋友一个个象发疯似的。

陈白露 （笑得有些不自然）发疯，对了！我就天天过的

是这样的生活。（远远鷄叫声）鷄都叫了。

方达生 奇怪，怎么这个地方会有鷄叫？

陈白露 附近就是一个市場。（看表，忽然抬起头）你猜，
现在是几点鐘了？

方达生 （揚頸想想）大概有五点半，就要天亮了。我在
那舞場里，五分鐘总看一次表。

陈白露 （奚落地）就那么着急么？

方达生 （爽直地）你知道我现在在乡下住久了；在那
种熱鬧地方总有点不耐煩。

陈白露 （理着自己的頭髮）现在呢？

方达生 （吐出一口气）自然比較安心一点。我想这里既
然沒有人，我可以跟你說几句话。

陈白露 可是（手掩着口，又欠伸着）现在就要天亮了。

（忽然）噢，为什么你不坐下？

方达生 （拘謹地）你——你并没有坐。

陈白露 （笑起来，露出一半齐整潔白的牙齒）你真是書獃
子，到我这里来的朋友沒有等我讓坐的。（走到他面
前，輕輕地推他坐在一張沙發上）坐下。（回头，走到墙
边小櫃前）渴的很，讓我先喝一口水再陪着你，好
么？（倒水，拿起烟盒）抽烟么？

方达生 （瞪她一眼）方才告訴过你，我不会抽烟。

陈白露 （善意地讓瞞着他）你真是个好入！（自己很熟練
地燃上香烟，悠悠然呼出淡藍色的氤氳。）

方达生 （望着陈白露巧妙地吐出烟圈，忽然，忍不住地叹一

声，同情而忧伤地）真的我想不到，竹均，你居然会变——

陈白露（放下烟）等一等，你叫我什么？

方达生（吃了一惊）你的名字，你不愿意听么？

陈白露（感慨地）竹均，竹均，彷彿有多少年没有人这么叫我了。

方达生（难过地）竹均，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不知道我的心，我的心里头是多么——

但是由右面寝室里踉跄出来一个人，穿着礼服，领翘起来。他摇摇晃晃的，一只袖管没有穿，在他前后摆动。陈白露和方达生一同回过，那客人毫不以为意地立在门前，一手高高扶着门楣，脸通红，一绺一绺的头髮搭拉下来。一副白金眼镜挂在鼻尖上，他翻着白眼由镜子上面望过去，牛吼似地打着鼾。这就是张乔治。

张乔治（神秘地，低声）嘘！（放正眼镜，摇摇晃晃地指着头。）

陈白露（大吃一惊）Georgy①！

张乔治（更神秘地，摆手）嘘！（飘飘然地走到方达生面前，低声）什么？（指着方达生）怎么？（亲昵地对着陈白露）白露，这个人是谁呀？

方达生（不愉快而又不知应该怎么样）竹均，他是谁？这个人是谁？

① 英文名字，即George（乔治）的昵称。

張乔治 （彷彿是問他自己）竹均？（向方达生）你弄錯了，她叫白露。她是這兒頂紅，頂紅的人，她是我的，嗯，是我所最崇拜的紅人。

陈白露 （沒有办法）你喝醉了！

張乔治 （指自己）我？（搖頭）我沒有喝醉！（搖搖擺擺地指着陈白露）是你喝醉了！（又指着方达生）是你！

方达生望望陈白露的臉，回過頭，臉上更不好看，

但进来的客人偏指着方达生說。

張乔治 你看你，你看你那眼直瞪瞪的，喝得胡里胡塗的樣子！我，我真有点看不下去。（接着又是一个飽嗝。）

陈白露 （真看不下去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方达生 （大了胆）对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兩只實間的眼睛盯着張乔治。）

張乔治 （醉醺醺地）嗯，我累了，我要睡覺，（閃電似地来了一个理由）噢！你們不是也到這兒来的么？

陈白露 这是我的家，我自然要回来。

張乔治 （不大肯相信）你的家？（腔調抑揚）嗯？

陈白露 （更急了）你进了我的臥室，你是什么意思？

張乔治 什么？（更不相信）我进了你的臥室？不对，我沒有，（搖頭）沒有。（拍着前額）我想想想啊。

……（望着天彷彿在想。）

陈白露 （哭不得，笑不得，望着方达生）他还要想想！

張乔治 （摆着手，彷彿是叫他們先沉沉气）慢慢地，你們等等，不要着急。讓我慢慢，慢慢地想想。（于是

他模糊地追忆着，口中念念有词）于是我就喝了，我就轉，轉了我又喝，我就轉，轉呀轉，轉呀轉的，……后来——我就上了电梯，——（很高兴地，敲着前額）我就进了这间屋子，……我就觉得噁心，我就倒在牀上哇啦哇啦地——（拍脑袋，放开平常的声音說）对了，那就对了。可不是，我现在出来了，

陈白露（严厉地）你现在再给我出去！

張乔治（食指抵住嘴唇，好莱坞明星的样子）噓！（高声）糟了，我又要吐。（堵住嘴）哦，Pardon！①对不起！……請原諒！……再見！……Good night！② Good night！（哇的一声，慌忙堵住嘴，三脚兩步，跌出門去。）

陈白露望望方达生，没有办法地坐下。

方达生（說不出的厌恶）这是个什么人？

陈白露（噓出一口气）这是此地的高等出产，你看他好玩不？

方达生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这种东西来往？

陈白露（夹起烟）你要知道么？这是此地最优秀的产品，一个外国留学生，他說他得过什么博士碩士一类的东西，洋名 George，在外国他叫乔治張，在中国他叫張乔治。回国来听说当过几任科长，现在口袋里很有几个錢。

① 英語，意思是：“对不起！”

② 英語，意思是：“晚安！”

方达生 （走近她）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陈白露 （掸了掸烟灰）我没有告诉你么？他口袋里有几个钱。

方达生 有钱你就……

陈白露 （爽性替他说出来）有钱自然可以认识我，从前我在舞场的时候，他很追过我一阵。

方达生 （明白坐在他面前的女人早已不是从前的人）那就怪不得他对你那样了。（低下头。）

陈白露 你真是个乡下人，太认真，在此地多住几天你就明白活着就是那么一回事。每个人都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小气。好了，现在好了，没有人啦，你跟我谈你要谈的话吧。

方达生 （从深思醒过来）我刚才对你说什么？

陈白露 你真有点记性坏。（明快地）你刚才不是说你心里头怎么啦！张乔治先生就来了。

方达生 （叹一口气）对了，“心里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永远在心里头活着。可是竹均，（诚恳地）我看你这个样子，你真不知道我心里头是多么——（门呀地开了，他停住了嘴）大概是张先生又来了。

进来是旅馆的茶房——王福升，一副狡猾的面孔，带着谄媚卑屈的神气。

王福升 不是张先生，是我。（陪着笑脸）陈小姐，您早回来了。

陈白露 你有什么事？